

一部堪比《输赢》《浮沉》的商战小说  
探究商场博弈中的人性本质


周毅◎著

周  
毅  
◎  
著

# 对弈

THE GAME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弈 / 周毅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7

ISBN 978-7-80762-908-5

I. 对… II. 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4786号

书 名：对 弈  
著 者：周 毅  
责任编辑：韩 笑  
封面设计：点石堂·王鑫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  
版 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2-908-5  
定 价：2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一个  
人格分裂的人，  
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缺陷

## 序言——青春的那些飞翔和渴望

覃贤茂

2009年的夏天，就在我即将告别客居二十多年的南京，起程返回故乡成都的前夕，我读到了我的朋友周毅即将出版的《对弈》这部小说的书稿，我的心中生出了无限的温情和感慨。我静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满是野草青苔的古城墙，和更远处紫金山郁郁葱葱的山林。这是一个有些黯淡和低沉的阴天，但白日的光辉依然在云层之下静静地照射着，沉着而坚定，似乎穿透了我内心的记忆，直达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些纯洁多情、充满着光荣和梦想的不老的青春。

一个时代已经怀着它寥廓的理想，翻开了不可更改的新的一页。然而，我们个人的命运呢，我们生命中的那些秘密的激情，难道只是在风景和美人迟暮的容颜中，徒劳地燃烧和耗尽吗？

我饶有兴趣地细细读完了周毅的这一部书稿，我既有些惊异，又觉得似乎这一切应该就是这样。“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世事茫茫，山河相隔，其实我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过这个曾和我青春做伴的旧日朋友。这真的是他吗？印象中的那个二十几岁瘦削、清秀，对现实的社会富有参与的激情，又带着几分诗人般虚幻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气质的热血青年，坚韧顽强而忍耐地沉默了这么多年之后，他又以一种不屈的姿态，超越了命运内在的悲剧，超越了俗世的那些凡俗和平庸，勇敢地呈现和达成他生命中最秘密的愿望。

我宁愿站在另一个非常的视角来解读周毅的这部小说。我以为他将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的意志和秘密体验，融入到他对这个时代、对这个

浮华红尘的理解、反省和批判之中。他为他青春的理想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让我在这夏日午后的虚妄中停了下来，让我重新清晰地记起了我们曾经无悔的青春中那些飞翔的渴望，那些对于生命荣耀的梦想，那些对于幻美和纯粹执著的表达，那些幼稚但朴素而纯洁的快乐和痛苦。

“一个人格分裂的人，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缺陷。”这是这部小说的题记，我想，这也代表周毅在这部小说中对于这个时代和个人的命运所进行的双重性的文学表达和解构。尘世的喧嚣太容易蒙蔽生命的素心和内在的灵性，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作家，内心一定会长时间地充满着天人交战般的思考：纠结和阵痛，理智和激情，觉悟和任性，对彼岸诗性的回归和企盼，困顿和穷厄于现实，隐忍和随俗于生活。渴望焚烧的生命激情处处不合时宜，理想和现实之间永远有着难于填平的鸿沟，我们内心的宁静是如此的难以达成。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道：“倘若人不是诗人，解放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

是的，确实是如此，如果不是诗歌，如果不是我们对文学素心不改的眷恋，我们将一无是处。

在小说中，周毅特别提到了诗人杨黎在《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一书中题写的卷首语：“如果没有诗歌，我们的言说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有意义，这个意义也与我们没有关系。说一句傻话，回顾人类历史，上下五千年，是什么使短暂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突现出来？又是什么使它值得被记下，甚至被张扬？我肯定地说：这就是诗歌——第三代人的诗歌。”

《对弈》这部小说，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貌似属于所谓的商战小说。但我觉得，这部小说最为难能可贵、最能超越和不同于其他的流俗的商战小说的地方，就在于他在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广阔的场景所进行现实主义的描述和把握中，加入了一种更为深刻的诗性的反思。物质世界的喧嚣和荣耀，商品经济在日常社会中所扮演的主宰的角色，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内在的人类精神的嬗变和演化，才是值得我们真正去留意、解剖和分析的。

小说的主人公刘楚生这个人物形象，也打上了在那个年代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所富有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印记，而这个烙印也将会影响到他的商战传奇的一生，并成为了他人生的宿命。这不仅是小说主人公的宿命，也同样是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一代人的宿命。阶级的理想和个体的命运，在小说中被奇特和富有意味地结合在一起，一些偶然但又像是必然的生活中片段的场景，却可能象征和暗含着对时代深层的集体意识的把握。这一部交织着诗人言说般的青春和梦幻的商战小说，并没有止步于一种俗套的浪漫和唯美主义的层面。正是在这样的一些文学范畴之上，我以为这部小说超越了一般商战小说的常规。

周毅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准确而富有成效的文学风格定位。小说取名为《对弈》，而小说的情节和架构，也巧妙地安排在如棋局一般的运筹谋篇之中。甚至小说各个章节的题目，也是从宋人的《棋经十三篇》中化出。“棋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先而后，有后而先”，“有始少而终多者，有始近而终远者”。浮生若梦，世事如棋，饱食终日，博弈犹贤。这些暗藏和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数学、哲学的博弈论的推演有机地结合交融，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构想。从这部小说的这些富有技术的穿插安排，甚至还有精心准备的遣词用句之中，我看到了周毅数十年来在文学上默默和孜孜以求的打磨和砥砺，其中冷暖，自然不与外人言说。

虽然因为人生的机缘和自身选择的原因，多年来周毅表面上并不混迹在热闹和喧嚣的文学圈内。但是，表面上他的缺席和不在场，我以为这恰恰是周毅最后能取得成功的地方。周毅保持了一种真诚的文学创作热情，他隐忍而沉默的修炼，使他的文字呈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原生态的朴素和本真。

我不能不再次感慨，在酝酿了这么漫长的数十年的周毅的文学花信期之后，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之下，在他执著的精神追求之下，他终于迎来了盛开的花期。周毅凭借着自己的这部小说，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突围，他成功地回到了青春梦想的文学怀抱之中，回到了他自己本真的精神世界，也回到了充满荆棘和危机的文学的冒险之旅的征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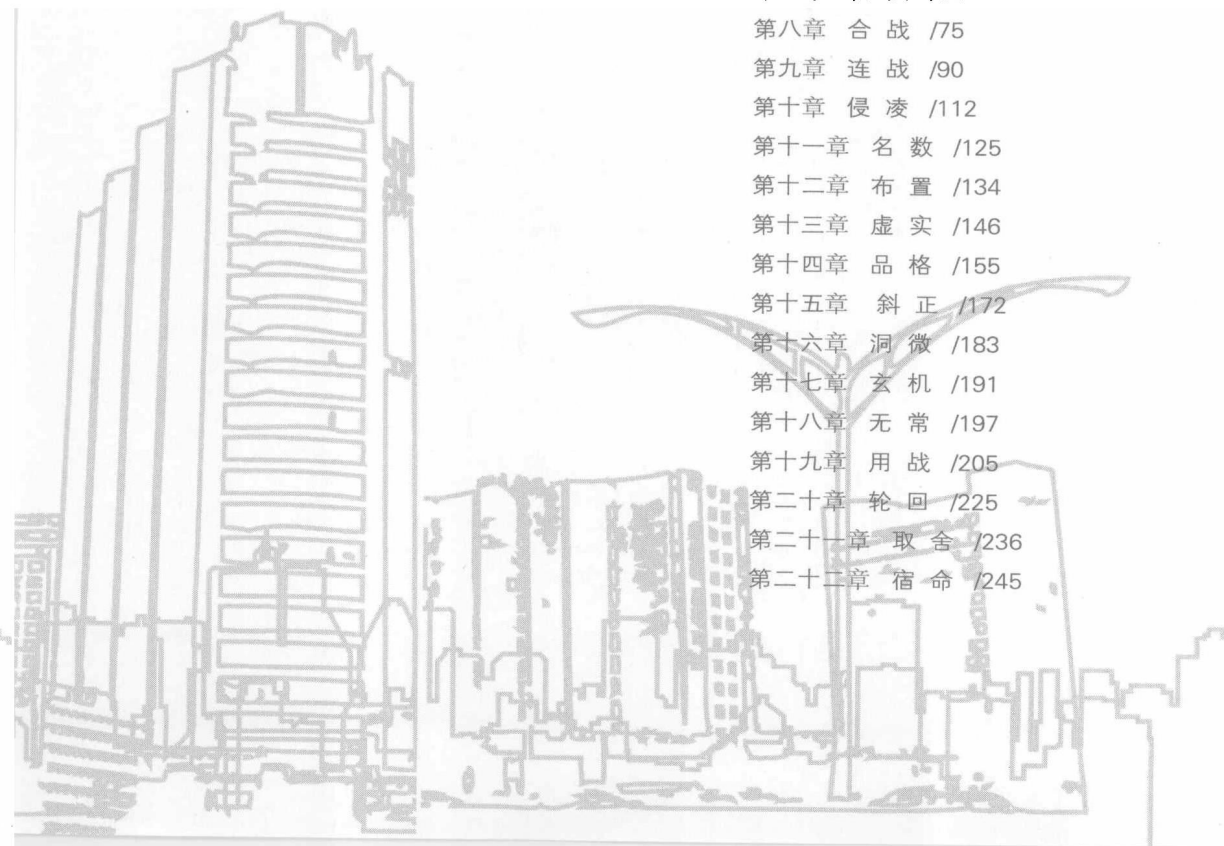
我祝愿他以此为起点，走得更高，走得更远！

覃贤茂，南京作家、诗人，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代表作品有《古龙传》《金庸智慧》《柏杨传奇》《琼瑶传奇》等人物传记，以及《金庸武学地图》《金庸人物排行榜》等武侠小说研究专著。著作有长篇小说《黑路》，长篇电影小说《芳香之旅》，长篇动漫小说《中华小子》等。曾应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之邀，主讲18集大型文学专题讲座节目《琼瑶爱情世界》。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论局 /1
- 第二章 困厄 /10
- 第三章 得算 /20
- 第四章 杂说 /29
- 第五章 审局 /38
- 第六章 自知 /49
- 第七章 权舆 /59
- 第八章 合战 /75
- 第九章 连战 /90
- 第十章 侵袭 /112
- 第十一章 名数 /125
- 第十二章 布置 /134
- 第十三章 虚实 /146
- 第十四章 品格 /155
- 第十五章 斜正 /172
- 第十六章 洞微 /183
- 第十七章 玄机 /191
- 第十八章 无常 /197
- 第十九章 用战 /205
- 第二十章 轮回 /225
- 第二十一章 取舍 /236
- 第二十二章 宿命 /245



## 第一章 论局

刘楚生不知道，像他这样年近四十，已结婚，女儿已少年，资产上亿的中年男人还能有什么理想。而且，什么才叫理想呢？何况现在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了！

早晨九点半起床，老婆已到公司上班，刘楚生慵懒地爬起来，先打开卧室里那宽大的高清数字电视机，再把频道调到“凤凰资讯”台，音量大得足以让隔壁邻居听见；然后，再随手抓起一本床头柜上散乱放着的一本书或一本财经类杂志，穿上那件老婆买的而又深得他喜爱的蓝格睡袍，踱进那间宽大的阳光浴室坐到马桶上，并随意点上一支长嘴“三五”牌香烟，任烟雾和清晨的阳光、露台上七里香散发出的花香以及偶尔降落到他家露台上的不知叫什么名字的鸟的啁啾所包围……

刘楚生回想着跟鲍局长认识的那些事儿，最近的一些问题让他极为愤怒。

他刚从海南回来后的一天，马律师打电话给刘楚生，说他的一位在区国土局当局长的朋友请市规划局的一个处长吃饭，他正好作陪，问刘楚生有没有兴趣参加。刘楚生考虑了片刻，就答应了下来。刘楚生与马律师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了位于玉林的一家叫芳满庭的酒楼。在酒楼宽阔明亮的大厅里，他们坐在供客人休息的大红色沙发上等候那位局长的来临。

这是一家有港资背景的高档酒楼，据说后台老板是一位精通卦术的高人，经常会有香港演艺界的名人私下来找他面授机宜。而贪恋女色更

是他的嗜好，连手下招聘的员工从迎宾到公关经理个个都是面若桃花、美如仙女。今天一见进门的两个迎宾，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恰到好处的笑容，让他们两个等待的人也不觉得无聊。

他们一边抽着烟，一边闲聊着。刘楚生的心里却在想：待会儿见到的两位官场上的人会是一副什么模样？虽然自己也见过不少世面，但这样唐突地去结交本不相识的人，特别是官场上的人，他的心里还是有些排斥和不习惯。上午在电话里他还与马律师问了几次方不方便，马律师满口“都是哥们儿”地说没事，保证让他不会失望和后悔。那位国土局长是马律师父亲战友的儿子，同在一个院子里长大，比刘楚生小二三岁。大学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区委机关办公室当秘书，文笔很好，头脑冷静清醒，办事踏实肯干，又不失江湖豪迈气概。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处级单位要害部门国土局局长，深得区上领导的赏识。过了一会儿，马律师的朋友从正门匆匆地进来了。马律师站起来与他大声地打着招呼，刘楚生转过头去，也跟着站起身来。“来，鲍局长，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刘总，刘楚生。今天我在电话里跟你提起过。”马律师指着站在一旁的刘楚生说。

“你好，刘总，久闻大名，今天幸会了！”鲍局长爽朗地说着，并热情地与刘楚生握手。“你好，鲍局长，今天叨扰了！”刘楚生客气地说。“哪里哪里，大家都是朋友嘛！”鲍局长很大方地挥了一下手，那真诚的样子使人错以为他们好像早就是朋友了一样。“走啊，到包间去。文处长要过一会才到。”说着，鲍局长拍着他俩的肩膀往电梯口走去。

在宽敞豪华的包间里，鲍局长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刘楚生和马律师分坐两旁。喝着侍应生端上来的刚沏好的铁观音，刘楚生用眼睛打量着面前的鲍局长：宽头大耳剪着一副平头，有些小巧的五官长在丰满的脸上，特别是那双稍微有些小的眼睛，一眨一眨间闪出较为温和的目光，让人感觉很亲切，很有福相，但一旦他把笑容收起来，那眼光马上又透露出有些

阴冷的神色，让人又不自觉地对他加倍小心。正在与马律师说着闲话的鲍局长看见刘楚生在一旁沉默不语，便把目光转向了他：

“听说刘总是中文系毕业，是哪一年哪所学校啊？”

“南充师院，八一年毕业的。”

“哦，我是川师八四年中文系毕业，那刘总算是老前辈了。”

“哪里，我只不过是蠢长几岁罢了。”

“那你应该认识你们学校毕业的诗人李亚伟、万夏啰？”

“知道，但他们都比我晚几届，我和他们比起来就差远了！”

“刘总也不错啊！我听马律师说你从海南回来，如今可是大老板哦！现在的中国，诗人已经不时髦了，有钱才是最重要的！”

“诗人始终还是社会所需要的，有钱只能算暴发户而已。况且，我挣的那点钱不外乎是运气比较好罢了。”

“刘总，你是谦虚了，像你这样既是文人又是有钱人，如今就叫儒商哦！”

“岂敢岂敢，我现在连自己是商人还是文人都搞不清楚，岂敢称得上是儒商！”

他们这样一问一答、一唱一和地有分寸试探着，双方都留下了好感，也留下了进一步交往的余地，更为他们今后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这时候，文处长推开了门走了进来。他一进门就拱着手对着大家表示了歉意。鲍局长打趣地说：“那等一会儿就多喝几杯，表示一下诚意！”于是，大家哈哈一笑，便依次就座。

刚坐下，鲍局长便向文处长介绍了刘楚生。刘楚生礼节性地上前与之握手。马律师是第二次与文处长在一起喝酒，正准备礼节性地上前去握手。

“大家都是朋友嘛，用不着这样一本正经啦！”文处长用正拿着热毛巾擦脸的手摇着说。

“老鲍，难得大家这样高兴，我们今天就开怀畅饮，一醉方休！”文处长一边下筷把菜往嘴里送。

“好啊，我们也好久没有见面了，怕有一个月了吧？不过，兄弟今天有一件事情要求你老兄帮忙，你可不要推辞哦！”鲍局长用眼睛含笑地看着对方。

“你先说来听听，等会儿喝高了，我可记不住啊！”文处长鼓着他那双金鱼眼直盯着鲍局长说。

“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朋友准备在一环路外红牌楼附近拿一块地。

我陪他看了几个地方，但是没有你规划局的批文也很难通过啊！”鲍局长边说边拿过酒瓶给文处长和自己倒上，然后自己一饮而尽。

“这个嘛，今年的指标确实很紧。另外，还要看他是什么样的项目，资金实力如何。你是知道的，南面的土地开发特别是商住楼的开发可是有很多限制的。”文处长不露声色地说，眼睛颇有意味地看着鲍局长，慢慢端起面前斟满酒的杯子，也一饮而尽。

“这个我知道，不会是高层，肯定是多层噻。资金你不用考虑，指标就看你文处长的啰！”鲍局长直接道出了今天的主题。

“指标不是没有，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规划局审批土地也是要层层把关层层批准，如果哪个关口没有把工作做好，也是很麻烦的。”文处长

说完，嘘了一口气，把身子往后一靠，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这个你不用多想，该怎样就怎样，我们兄弟做事，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鲍局长的脸上掠过一丝诡异的微笑。

“好，有你这句话就好说。来，我们兄弟俩干一杯！”文处长也露出了笑容，抓过酒瓶给各自斟满了酒。两人都既有意味又心照不宣地用力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刘楚生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一杯，可是利害一致的同仁志士之间的干杯啊！

到最后，刘楚生与马律师一起，开着自己那辆新买的奔驰把他们送到了宾馆，为他们开好房后才分手。从此，刘楚生与鲍局长也就成为了颇有交情的朋友。

在这里完全有必要把刘楚生与鲍局长第一次单独接触，从而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的那次见面向大家交代一下。

那是一周后周五的下午，大约三点钟左右，刘楚生突然接到鲍局长打来的一个电话。刚开始，刘楚生还没有听出来是谁，当鲍局长用他那一贯爽朗的声音对他调侃道：“怎么，没有几天就把我忘掉了？你老兄也太健忘了吧！”刘楚生才反应过来连忙道歉：“不好意思，对不起！我怎么会把你鲍局长忘掉了呢？”

原来，是鲍局长约他下午一起喝茶聊天。刘楚生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但也爽快地答应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交相识是需要缘分的，特别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相互认同，往往是一句话或一种感觉就能在彼此的心灵

上产生碰撞与共鸣，也许这就是所谓缘分妙不可言吧！

那天下午三点刘楚生就到了位于草堂祠旁边的一家茶馆，而鲍局长已经在那里等候了。那是一家典型的川西四合院式的院落，穿过一道回廊，再转过一道圆形的石墙后门，刘楚生看见鲍局长一个人坐在一张竹椅上，两只脚放在另一张竹椅上，有些破旧的木桌上摆着一副围棋，正一个人闭目沉思独自打谱。一阵清风吹过，竹枝摇曳，光影婆娑，自有一番雅趣在。刘楚生不禁心里油然生起一种天然的文人式的好感。因为他也喜爱围棋，准确地说，他和当时的很多文人一样，喜欢这种黑与白的游戏：它的形状、组合以及高深莫测的变化。

刘楚生走过去轻轻地坐在了鲍局长的对面，生怕破坏了他的情趣。鲍局长抬头看见了刘楚生，有些调侃地站起来边伸手边说道：“今天下午正好没事，闷得发慌，打电话请老兄来叙一叙。无聊得很，便找了一副围棋来打发时间，让老兄见笑了！”“鲍局长难得雅兴啊！你看这一颗一颗的黑白石头，被打磨得如此的光滑、细腻而圆润，在阳光下这么一照，泛着微微的光芒。真是雅人配雅事，实在是一桩人生美事！”刘楚生由衷地赞叹道。

“老兄夸奖了！看来刘兄也是其中的高人，我们不妨来两盘如何？”

“我只是略知一些皮毛罢了，恐怕在你鲍局长面前要献丑了！”刘楚生谦虚地说。

其实说真心话，刘楚生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谦虚正是他骄傲的内心外在的表现，凡事留有余地，才不会把自己逼到一个死角；但有时候他的那种内心的狂热和激情，也会迸出耀眼的火花，恨不得把自己全部点燃。

他们在一番厮杀之间，刘楚生的性格便表露无遗，他表面的沉静、隐忍，却压不住内心的冲动和好斗。而鲍局长的柔和、冷静，再加上步步为营的细腻、深入，在经过一个劫争之后，他终于没有让自己的谦虚失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较量，最后刘楚生以少一口气而死掉了一条大龙的较大劣势输掉了这盘棋。

经过一番手谈，两个人都相互有了底，当鲍局长邀请再战一局，以使他能有机会翻身一把时，看着天色渐渐地暗下来，刘楚生又谦虚地拒

绝了。

两个人都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天就黑了起来。看来只有点上灯、拿来酒，两个人才能又找到刚才下棋时的那种亲近的感觉，或者说，才能打开话匣子，打通埋在两个人心底的那条秘密通道。酒过三巡，鲍局长突然说了一句把刘楚生吓了一跳的话：“老兄啊，其实我的心里一直很烦！”

他会烦吗？一个而立之年就坐上处级干部的交椅，平常看到的都是满脸笑容、春风得意的样子，今天为什么事而烦呢？当然，每个人都会有烦心的事，但他们之间的交情还不到这个程度吧？刘楚生这样想着，然后，装着有些诧异地问：

“什么事啊，鲍局长？”

“你不要一口一个鲍局长好不好？从今天起，你就叫我老弟，我叫你刘兄。咱们不要那样人模狗样地说话好不好？”鲍局长有些不高兴地制止道。

“那鲍兄你说有什么烦心事啊？”刘楚生改口道，但心里很高兴，这至少说明了鲍局长对他的认同，虽然他们只见过两次面。

“你说一个男人一生需要些什么东西？除了家庭、事业，还需不需要朋友、酒、女人、金钱与权力？或者说，除了责任、良心与道德，还需不需要自私、虚荣与放纵，更重要的还有自由？”鲍局长用他那有些煽情的声音咄咄逼人地问道，眼睛里闪出一丝冷冷的寒气。刘楚生惶恐道：“鲍兄，你说的这个问题太高深、太复杂，比我们下的围棋还要高深复杂许多，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好。而且，我想大多数人恐怕也无法完满地回答，并且答案一定各有不同。”

“其实，一个男人的一生，应该说一个真正强大的男人的一生需要的东西太多了。什么家庭、事业、朋友、酒、女人、金钱、权力等都需要，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贪婪自私。而当你逐渐拥有了以上一切之后，那种奋斗的过程中所伴随而来的诸如责任、良心与道德的拷问，更与人的自私、虚荣与放纵的缺陷之间发生矛盾冲突，这是一种两难的选择，有时候，人也根本无法选择，没有选择。这种矛盾与冲突，这种人生的不完美将会伴随人的一生而使你不能自拔。”

刘楚生被鲍局长说的话完全震惊了。想不到一个刚见过两次面的人

会对自己说起这些，这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这个人对自己一见如故。二是这个人的内心矛盾之深内心之寂寞与自己十分相似。三是通过他的话，可以发现他具有良好的自省能力与反思控制能力，这一点要小心。四是他的自省与反思，至少反映了他心地善良的本质，良心还没有被官场的残酷所泯灭，这是他们之间可以深入交往下去的基础。同时，刘楚生也被自己在听到对方一番话之后就能有这样的反应而震惊，这也从侧面反应了自己的防备之心和冷漠可怕。

看着刘楚生愣着出神的样子，鲍局长又换了一副口气说道：“老兄，你不会被我的话吓傻了吧？我可是把你当成朋友才说了这些真心的话，我觉得人性本是恶的，只不过具有向善的冲动与追求罢了。”

“是啊，人类从来就有性本善性本恶两种东西方完全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我还是倾向于性本善这种说法。”刘楚生试探着说。

“性本善也好，性本恶也好，人只有一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像鲜花一样绽放得更绚丽，像朝霞一样更灿烂。但再绚丽的花朵也会有枯萎的时候，再灿烂的朝霞也会消散去，何况人并非草木，人的感情与个性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鲍局长不无感慨地说。

“鲍兄，你是不是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不妨说出来听听，让我帮你参谋参谋。”刘楚生很体贴地劝慰着。

“你别看我平时外表光鲜，可是一个小小的官吏要想施展一番自己的抱负可不是轻而易举的啊！何况，现在的官场你也不是不知道，‘任人唯亲、任人唯上、任人唯钱’已成了官场秘而不宣的道理。我虽然有一腔事业之心，但朝廷有人好做官啊！我一个平民出身的人要想再往上走，实在是比登天还难。我凭着这几年的辛苦努力，苦干加实干，到了现在的位置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我这次是有机会竞争副区长的，可是由于上面没人没关系，又不懂得给领导送礼，想送包里又没钱。你是知道的，像我们这样平民出身，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虽有一官半职，可那点工资加奖金哪里够用，加上每个月还要给乡下的父母寄钱，供养两个读书的弟弟和妹妹，真是入不敷出啊！现在送礼哪里还是几千、几万，没有个几十万你都拿不出手，别人也不会领情。我现在这个位置，想向我行贿的人也大有人在，可是看到那些大字不识一箩筐这几年却暴发起来的人，那副暴发户的嘴脸也让我看不顺眼。”鲍局长一口气说了



一大堆让刘楚生猝不及防又不知如何应对的话，他那因酒意而涨红的眼睛不知是面对着刘楚生还是扫视着四周，让人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

但此时的刘楚生心里已经渐渐清楚，鲍局长今天并非只是为了叙情而是有更深的用意。他知道，除了自己是文人出身具有好感外，鲍局长一定是对他的金钱和实力发生了兴趣，肯定会在一番试探之后，会有一个交易在他们两人之间达成。刘楚生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他也不会让这个机会错失掉的。看到刘楚生若有所思的样子，鲍局长也猜测到了他的心思，为了掩饰，鲍局长故意地大声说道：

“刘兄，你不会以为我是在给你什么暗示吧？我只是觉得从那次见面后就特别投缘，好像故交似的。你知道，现在能这样毫无戒备、真诚地交心的人已经不多了，就像熊猫一样快要绝迹了！”

刘楚生心领神会地接道：

“哪里，哪里！只要鲍兄你看得起我，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我哪有什么忙要你刘兄来帮啊！这次如果竞争不上副区长，我一点儿也不后悔，相反，它让我看清楚了许多事情，也弄懂了官场的诀窍。我是看重你老兄的人品。虽然我们接触不多，但我相信我对你的判断决不会错，我也听马律师多次谈到过你，你的经历、胆识和眼光让我钦佩。”鲍局长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看着他说。

“我哪有什么人品，更何言什么胆识和眼光？我也是一个平民子弟，你说的那种小人物要往上奋斗的艰辛我是深有体会的。现在虽然挣了一些钱，只不过是运气比较好而已。哪里像你鲍兄这么年轻有为，将来一定会鹏程万里的。只要鲍兄看得起我，你叫我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刘楚生既谦虚又不失风度地表达了合作的诚意。

其实，在刘楚生的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鲍局长这次能这样开诚布公地谈出自己的想法，一是出于对他的认同和信任；二是希望他能在这关键的时刻鼎力支持，也算是一种考验，更是一种交易；三是如果他想在商场上有所发展，当今的中国，在完全是由政府一手操控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出的改革过程当中，手中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官员就成了这种资源的操纵者和分配者，一旦金钱和这种权力搭上钩，那么，金钱便会像黏附上阿拉伯神灯魔法一般具有无穷的魔力，会呈几何级数地分裂和上涨。所以，刘楚生已经决定明天就拿出四十万的现金为鲍局长